



遲暮的愛情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四 幕 劇

遲 暮 的 愛 情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白 琳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А. Н. ОСГРОВСКИЙ
ПОЗДНЯЯ ЛЮБОВ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遲 暮 的 愛 情

著 者 奧斯特羅夫斯基

譯 者 白 琳

書號, 008 52 頁 32 開 50 000 字 定價頁 59 [60]

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 [新 1]

本廠印數 3 000 冊

1—3 000

定價 3 5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四明園路一六九號

文豐印刷製版所製版
聯華印刷所印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內容提要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遲暮的愛情是一個四幕三十場的喜劇，寫於一八七三年。

作者通過一段戀愛故事，暴露了帝俄時代，舊社會的勢利與黑暗，人與人之間的冷酷與無情，以及青年的沒有出路。女主人公柳德米拉捨己爲人，熱愛勞動，體現出人類純樸善良的天性。

這個劇本是奧氏最傑出的作品之一，就技巧和結構來說，較之大雷雨，窮新娘等有過之而無不及。

故事發生在偏僻地區

第一幕

登場人物

費利查塔·安東諾芙娜·莎勃洛娃 一所小木屋的女主人。

格拉西姆·鮑爾菲里奇·馬爾加里托夫 退職官員，律師，外表端正的一個老頭。

柳德米拉 其女，一個年歲不輕的姑娘。她的一切舉動都是緩慢而溫順的，穿得很乾淨，但不考究。

道爾美東 莎勃洛娃的幼子，馬爾加里托夫的書記。

奧奴弗里·波塔貝奇·道羅德諾夫 中年商人。

莎勃洛娃家裏一間簡陋的，古老得發黑的房間。

右邊（以觀眾的地位為準）有兩個狹窄的單扇門：近邊的通柳德米拉房間，裏邊的通莎勃洛娃房間；兩扇門中間有一個荷蘭瓷磚暖爐，爐內生着火。舞台後面靠右角有一扇門通向馬爾加里托夫的房間；左邊打開了的門通往暗暗的前室，在那裏可以看見到擱樓上去的樓梯腳，莎勃洛娃的兒子就住在擱樓上。門中間有一個舊衣櫃裝有放食器的小玻璃格屜。左邊有兩個小窗子，當中的空間有一面古鏡，兩旁是兩幅鑲在紙框子裏的晦暗的畫片；鏡子下面有一張大的普通木桌，傢具是雜七雜八的：椅子的式樣和大小都不一樣；右邊靠近台口有一把一半脫了漆的舊安樂椅。秋日的黃昏，房內昏暗。

第一場

柳德米拉從自己的房內走出來，傾聽着走到窗

前。然後，莎勃洛娃也從自己房裏出來。

莎勃洛娃（沒有看見柳德米拉）好像有人敲後門，沒有呀，覺得好像是有的。我總是豎起耳朵在這兒聽！這個天兒啊！現在還穿着單衣……啊呀！啊呀！我那個好兒子，倒底兒在什麼地方逛哪？唉，孩子們哪，孩子們哪——簡直是媽媽的心病！瞧，瓦錫卡，甚至是一隻野貓了，可是還回家來了。

柳德米拉 來了嗎……真的來了嗎？

莎勃洛娃 噫，柳德米拉·格拉西莫芙娜！我沒有瞧見你，我儘站在這裏自個兒瞎想……

柳德米拉 您說來了嗎？

莎勃洛娃 那麼着你在等誰？

柳德米拉 我嗎？我不等誰。我祇是聽見您說：“來了”。

莎勃洛娃 我說我心裏是這麼想啊；您知道，我滿腦門子是心事呢……這種天氣，呃，連我的瓦錫卡都回家了。坐在爐子的攔板上面，咕嚕嚕，咕嚕嚕，甚至於美得打噎。牠可是想說，我在家呢，您放心吧。呸，自然，烤暖和了，吃飽了，又跑出去了。雄貓嘍，總是在家獸不住的。就說這畜生吧，呃，牠還曉得該回家看看怎麼樣了。但是我的兒子尼古林卡又快一晝夜沒見了。

柳德米拉 怎麼知道，說不定他有什麼事情呢？

莎勃洛娃 我不知道，誰還知道不成？他呀，什麼事兒也沒有，還不是浪蕩。

柳德米拉 他是個律師呢。

莎勃洛娃 什麼律師呀！有過這麼一陣兒，可是過去囉！

柳德米拉 他是忙着一個什麼女人的事情。

莎勃洛娃 什麼樣的女人哦，我的媽呀！女人可是各色各樣的。你等等，我全都告訴你吧。他也好好兒地唸過書，在大學裏畢了業；打從這兒行了這些新的法庭，可就壞事啦！他登了記當了律師——事情一樁樁的來了，錢多得都要用鏟子去鏟呢。就正是這樣，他混進了有錢的商人圈子。您是曉得的，入境問禁入鄉問俗，他就開始過這種商人的生活。白天下酒館，夜晚進俱樂部，那兒都去。自然是高興啊；他是個熱性子的人哩。喝，商人在乎什麼？他們的口袋都是滿滿的。他呢，卻漸漸游手好閒起來，事情打手裏溜跑了，也懶起來了。在這節骨眼兒，律師也多得不知要有多少。無論他在那兒怎樣張羅，錢總是化光，熟人少了，他又成了以前那副可憐相：到媽媽身邊來啦，就是說，喝過了鱈魚湯再來喝清湯啦。他養成了下酒館的習慣——好的去不起，只好去下那些不好的館子。

我看到他這種頹廢樣兒，就開始替他找事情。我想帶他去見一位熟識的太太，可是他卻見着害臊了。

柳德米拉 膽子小，大概，這是性格的關係。

莎勃洛娃 得啦，我的媽，什麼性格啊！

柳德米拉 膽小的人真是有的呢。

莎勃洛娃 別胡扯啦，什麼性格呀！窮人難道還有性格？

什麼性格讓你給發明出來啦？

柳德米拉 怎麼呢？

莎勃洛娃 窮人還會有性格！可真妙透了！沒有好衣裳穿，就是了。如果一個人沒有好衣裳，那就膽小；他怎麼能夠大大方方和人家談話呢，他要注意到自己身上有沒有什麼欠缺的地方呀。您就拿咱們女人家說吧：爲什麼一個闊太太和人家在一起，就有說有笑呢？那就是因爲她身上什麼都是舒齊的，樣樣合適；不長不短，顏色配得好，花樣搭得巧。她的神氣也就來了。而咱們要去和闊人來往，那算倒了霉；看樣子還不如鑽到地底下去！那兒太長，這兒麼短了，要不，就是鼓囊囊的，處處不合適。人家看你就像看妖怪一樣。因爲咱們的衣裳不是那些女裁縫給咱們做的，是咱們自己學着做的；不是照着雜誌上的式樣做的，是隨隨便便做的。我兒子的衣裳也不是法國裁縫做的，

是德拉高米洛夫斯基關外的那個維爾斯哥黑瓦托夫做的。一身燕尾服他就整整做了一年，在那塊呢料子旁邊轉來轉去，這邊剪剪，那邊裁裁，到了兒，縫出來的是個蓆包，可不是件燕尾服。可是從前有錢的時候，尼古拉也穿得很漂亮的；穿得不像樣子，他就怕難爲情啦。後來我把他說服了，但是我自個兒也不高興呀；他是一個高傲的人，不肯落在人家後面的，因爲她那兒從早到夜都是些花花公子，於是他就在一個價錢貴的德國裁縫那兒除了賤定做了一身好衣服

柳德米拉 她年紀很輕吧？

莎勃洛娃 正是好的年華呢，事兒就糟在這兒。要是個老太婆，不就給錢啦。

柳德米拉 她怎麼樣呢？

莎勃洛娃 輕浮的，嬌生慣養的女人。仗着自己生得漂亮。老是有年青的人圍着她——她弄慣了，要叫這些人都去巴結她。別人家甚至於認爲替她效勞是幸福哩。

柳德米拉 這樣說他是白白給她忙了嗎？

莎勃洛娃 不能說完全是白忙的。他麼，就讓他這麼着吧，我可已經從她那兒苦苦央求得了一百五十個盧布。就這點兒錢，是我替他從她那兒拿來的，全給了

裁縫，就是這點兒好處！再說，您想，每一次到她那兒去都得打市上雇一輛馬車，在那兒待上半天，這也得化錢啊！可是爲的是什麼呢？真是的……總是那麼糊塗。

柳德米拉 也許他看中她了？

莎勃洛娃 一個窮人去追求一個有錢的女人就夠丟人的啦，還得自己化錢呢。呸，他怎能比得上呢：那兒都是些簡直沒有字眼兒能夠形容得出的上校和近衛軍官。看看他，只好說：唉！我的天啊！大概，他們都要笑他，她呢，我想，也是一樣。所以，您想吧：門口來了這麼一個上校，坐了三匹馬的馬車，靴上的馬刺或是軍刀在前廳裏喀嚓喀嚓的響，一邊走，一邊回頭照那麼一下鏡子，搖一下頭，就一直走進會客室裏去找她。呸，她是一個女人麼，生來就是意志薄弱的，是一個一碰就碎的瓷罐罐，看她那麼一眼，呸，就像是煮化了的一樣。這是什麼地方噢？

柳德米拉 原來她是這個樣兒的啊！

莎勃洛娃 她呀，只是從外表看來是一個闊太太，往裏再一瞧，那才是個膽小鬼呢。讓債務和戀愛搞昏了，呸，就跑來叫我用牌給她算卦。你跟她胡說一陣，她呢，又是哭，又是笑，活像一個小孩子。

柳德米拉 多麼奇怪！難道這樣兒的女人還能叫人家看得上嗎？

莎勃洛娃 是啊，尼古拉可是驕傲的；盡想着他是可以占上風的，呃，——呸，這就煩惱啦。也許，他是由於同情；所以不能不可憐她這個可憐的人。她丈夫是那麼一個混蛋，他們揮霍得欠下了債，兩口子也不說一聲。趕丈夫死了，她就得還債。不錯，如果是聰明的話，倒還可以過的；可是她這個直心眼兒的人，可攪七攪八的。人家說，她會無緣無故地簽了字把票據給了人。連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要是能幹的話，財產可就夠多麼多啊。可是您這樣黑黑兒的待着幹什麼？

柳德米拉 沒有什麼，這樣兒好些。

莎勃洛娃 呸，好吧，就這麼黑黑兒的談談，等等尼古拉吧。哦，有人來了；我去拿蠟燭來。（下）

柳德米拉 （在通前室的門口）是您嗎？

（道爾美東上。）

第 二 場

柳德米拉，道爾美東，而後是莎勃洛娃。

道爾美東 是我。

柳德米拉 我倒是以爲……是啊，終究，我很高興，不然
我一個子悶得慌。

[莎勃洛娃手持蠟燭進來。]

莎勃洛娃 你上哪兒去啦？我想你是在家呢，看你凍成這
樣兒，要受病的，小心啊。

道爾美東 （在爐邊取暖）我找哥哥。

莎勃洛娃 找着了嗎？

道爾美東 找着了。

莎勃洛娃 他倒是在哪兒？

道爾美東 還不是在那兒。

莎勃洛娃 又是一整天待在酒館裏嗎！您說吧，呃，這還
像樣兒嗎？

道爾美東 他在打彈子。

莎勃洛娃 你爲什麼不讓他回家呢？

道爾美東 叫他，他不回來。他說，別急，你去告訴媽媽，就說我是成年人了，讓她別擔心。他還說，回家麼，我想起來就會回去的，沒有你，我也認得路的；我不要人送我，我沒有喝醉酒。我在他面前都央求得要哭了。我說：“哥哥，我說，念着家吧！你算是個什麼樣的做事的人麼！人家找工作做，你倒自己躲開工作。剛才，我說，兩個店主來請你寫狀子，你可不在家。這你就把什麼都丟開了”。——他說：“我嗎，幾文錢的事兒還不稀罕呢”。但是他又把我僅有的一個盧布討了去。怎麼辦呢，我給了他——是哥哥麼。

沙勃洛娃 你冷嗎？

道爾美東 不很冷。我全是爲家，他呢，才不哪。我就是去劈柴吧，也沒有什麼要緊。穿好衣裳，走，砍柴去，這還是一種體格鍛鍊，不是嗎，柳德米拉·格拉西莫芙娜？

柳德米拉 您愛哥哥嗎？

道爾美東 怎麼不……

柳德米拉 那麼，您就更愛他一些吧。（向道爾美東伸出手）您是一個善良的好人。我要去做活了。（下）

沙勃洛娃 （在柳德米拉後邊）來呀，在一塊兒解解悶。（向道爾美東）瞧你，凍成這樣，還沒有暖和過

來。

道爾美東 不，媽，沒有關係；只有中姆指頭有點不聽使喚，現在已經好啦。這忽兒我要寫東西。（坐到桌子邊，檢出文件）

莎勃洛娃 我這會兒來攤牌吧。（從口袋裏取出紙牌）

道爾美東 媽，您一點兒也沒看出我的心事嗎？

莎勃洛娃 沒有啊，什麼呀？

道爾美東 媽，真的我愛上了一個人。

莎勃洛娃 噢，那可好啊。

道爾美東 媽，說正經的。

莎勃洛娃 我相信，這不是開玩笑。

道爾美東 那能是開玩笑！請您算個卦吧。

莎勃洛娃 算卦吧！算卦，老也好，少也好，屁事兒幹得實徒勞。

道爾美東 媽，您別笑，她愛我。

莎勃洛娃 唉！道爾美東，你不是叫女人愛的那種人。
能夠愛你的女人只有一個。

道爾美東 哪一個？

莎勃洛娃 媽媽。做媽媽的啊，孩子越不成器，越是來得親。

道爾美東 怎麼呢，媽，我怎麼不好，我真顧家……

·莎勃洛娃 我知道，你說的是誰。

·道爾美東 您怎麼還會不知道，只有一個人。剛才我回來，她就一直奔到門口說：“是您嗎？”

·莎勃洛娃 奔到門口？瞧你啊！她等的可不是你。要不是哥哥哦？

·道爾美東 不能，媽，那兒的話！

·莎勃洛娃 呸，瞧吧！可像是這麼回事兒！

·道爾美東 我！媽，是我。現在只要我有勇氣，一到恰當的時機，就來表明我整個的心了。這樣能行嗎？

·莎勃洛娃 行！

·道爾美東 媽，紙牌上說我些什麼？

·莎勃洛娃 什麼亂七八糟的，我搞不清。哦，好像商人要回家來了；我去吩咐給他點亮兒。（下）

〔道羅德諾夫和馬爾加里托夫上。〕

第 三 場

道爾美東，道羅德諾夫和馬爾加里托夫。

·馬爾加里托夫 我們是老朋友了。

道羅德諾夫 當然！多少年囉。格拉西姆·鮑爾菲里奇，
你知道嗎？現在我們來乾杯吧。我這就派車夫到巴烏·
耶爾那兒去……

馬爾加里托夫 不，不，別要我這麼着！

道羅德諾夫 你怎麼這樣奇怪呢！朋友，我忽然興致來
了，你應當答應吧？

馬爾加里托夫 你這種興致常常會來的，你談談正事吧
……明天我們還需要到那經紀人……

道羅德諾夫 還談什麼正事呢！我把你當作靠山。你看，
我沒有忘記你，就在這裏把你找了出來。

馬爾加里托夫 （握着他的手）多謝啦，多謝啦。不錯，
這就是命運帶我到這兒的。你是一個仁慈的人，你找
到了我；別人可是因為你窮而攆棄了我。正經的事兒
幾乎沒有，勉強做着點兒，而我是喜歡大的訴訟案件
的，爲的是可以拿來好好地對付一下，幹一下。可是
現在年紀這麼大，沒有事兒，人家不來找我可真苦
悶。

道羅德諾夫 苦悶還不要緊，真的，我想，大概還要挨餓
吧。

馬爾加里托夫 是啊，是啊，還要挨餓哩。

道羅德諾夫 打起精神來吧。格拉西姆·鮑爾菲里奇！